

# 今日評論

第三卷第十二期

目錄

歐戰日趨嚴重(譯)

重慶大捷(中)

政府注意文法理工人材的分配(紀)

論公開政權

制憲與行憲

從心理的觀點談第二次歐洲大戰

一種典型

羅隆基

錢端升

陳雪屏

江籊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歐戰日趨嚴重

德軍於本月十日侵入荷比境以來，至今（二十二日）以時方逾一旬，除了佔領三小國外，且已深入法境，距巴黎不遠，距英吉利海峽更近。英法震動，德則揚揚得意。

考此次德軍進軍，其計至密，其心至狠。德與英法交戰，利在速戰，但馬其諾不易過，故進攻勢須另覓路徑，非假道荷比處，便假道瑞士。瑞士固不易入，即荷比亦有備。英法統帥甘末林之所以按兵不動，以守代攻，即預料德無進攻之力，即進攻亦必犧牲大而所獲小。德國亦知進攻的不易，故一意預備，毫不輕動。德方所預備者是什麼呢？第一是第五縱隊，有了第五縱隊，進軍便可有內應。第二是降落傘隊，有了降落傘隊，可以實取敵後方若干重要據點，以破壞敵之行軍及守禦。第三是七十噸重坦克車，有了重坦克車，即遇大隊敵軍亦難當其銳氣。德國知道馬其諾難攻，故不攻馬其諾。又知道荷比處則英法必援助，如歷久無成，則比法邊界亦難侵入，故攻荷比必須有迅速的成功。德國固成功了，於是德軍可以不由馬其諾，而由比法交界處長驅入法。德軍現在素爾及愛斯納兩河間北攻西向。德軍之所以有此成功，一則由英法方面太重視了荷比的抵抗力，二也由英法方面未料及德軍進攻力有如是之大。

現在德軍的策略似乎將一面奪取巴黎，以擊破法國軍事政治及經濟的主力，一面佔領自荷比至英海峽一帶的沿海港灣，以阻斷英國的援軍，並威脅英法兩國本部。這兩個目的有一達到，則英法便將遭遇空前的威脅。萬一義大利認定德國最後勝利已有把握，而毅然參戰，則英法方面勢更難支。

英法在此大難當前的關頭，自然一方應以全力穩定目前的戰局，一方更應聯美陸軍，以防止戰局的擴大。如聯美成功，則義大利必取觀望態度。如陸軍成功，則德內汽油缺乏必不敢修言進攻。但英法與日本拉拉扯扯，就

正德言，日本是使世界大亂的罪魁禍首，與之言好，便失了反侵略的立場。就對德言，日本進攻歐戰兩洋與否是實力問題及美英牽制力存在與否的問題，却與英法與之言好與否無關。而且與日本言好必失却中國及美國的同情。這是英法當局所不可不知者。（都）

豫鄂大捷

敵自本年四月間即開始調集鄂省，湘北，贛北等寇軍，企圖進攻襄樊，消滅我華中主力部隊，鞏固武漢外國據點，確保平漢南段交通線，因此發生敵我的豫鄂大會戰。本月一日起寇軍以七師團十餘萬大軍，分五路進犯，夢想採取分進合擊戰術，包圍滅我軍於南陽南及襄河以東地區。但兩旬以來，敵寇不但沒能達到包圍我軍的夢想，反被我軍用反包圍戰策，誘敵深入，各路突擊，敵寇狼狽奔奔，潰不成軍。據確實報告，迄至現時止，敵軍損失約在四萬以上，目前軍事雖尚未完全告一段落，但殘敵如囊中之鼷，消滅不遠時間問題。此次會戰對於中日戰爭之前途，意義至為重大，爰述數語，與國人同慶！敵寇自陷我廣州武漢後，即戰略軍事並重，政略方面積極謀謀組織中央政權，企圖實現「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詭謀，始則多方誘脅吳子玉將軍出山，吳氏一再拒絕，終至逝世。於是被棄數月之汪逆精衛乃得復獲垂青，召集偽六全大會，企圖分化國民黨及軍閥政府內部，消滅國民視聽，本年三月三十日復於南京成立偽中央組織。軍事方面則着重於肅清佔領區域，鞏固重要據點，打通主要交通線，與政略配合運用，企圖確立對華控制權。所以各地都發生戰事，敵寇不但未能達到目的反遭我正規軍及遊擊隊的痛擊。中條山歷次進攻的慘敗及長沙會戰的潰退尤其暴露敵軍的狼狽無能。這次豫鄂會戰的大敗證明敵軍的攻勢已日暮途窮，戰事既完全失敗，政略亦決無成功之望，益將增加敵國人民的失望，加速內外危機的爆發！

再就我國而言在廣州武漢陷落之前，我們的軍事無疑地處居於被動地位，雖也屢度予敵軍創終未能阻止敵軍的進攻。反觀武漢陷落後我們的軍事配合運動戰與陣地戰，處處牽制打擊，使敵疲於奔命，而尤難能可貴是在被動情形下，能作主動的反攻，以致敵寇欲實行包圍戰略而反被包圍，欲採取殲滅戰術而反被殲滅。我們的士氣不但未因失地而稍頹傷，反而更形振興，我們抗戰力量不但未因敵戰後外援之減低而削弱，反而益趨堅強。豫鄂大捷更使我們對於抗戰的前途，益增堅強的信心！（中）

### 教部注意文法理工人材的分配

最近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先生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認為中國教育政策雖然仍應着重理工人才，但理工人才與文法人才之間，也應有合理的分配。這個談話出於陳立夫先生的口裏，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陳先生是近年一提倡理工觀文法一運動中的一員健將；中國教育許多短視的和不合理的設施，許多無理的輕視文法的舉措，陳先生和其他提倡理工的人們實要負很大部份的責任。一個國家建國大業的完成，學術思想的樹立，是要各方面同時並進，才能成功的。試舉一個例來說明：比方我們要發展我們

## 論公開政權

公開政權這句話，在我個人的了解中，可以有兩種意義。第一，從黨治到民治，從政權在黨到主權在民，這是一種意義。這是中國近十餘年來普遍了解的一種意義。第二，政府行政上的用人，行政上的登用官吏，從分職制度到選賢與能，這可說亦是公開政權的一種意義。第二點是公開政權狹義的解釋。國家行政上真能做到選賢與能，那末，政權姑無論在個人，在一黨，或在全民，而實際政治却有了「天下為公」的意義。政權應誰屬，應屬於個人，或一黨，或全民，這固然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政權是抽象名詞。政治實質的優劣良窳，畢竟還要看誰是在位在職者。果真能做到「賢者存位，能者

的工業，我們就絕不是只靠若干工程師或技術人員便能成功的。我們必要有專門的工業管理者和有良好的會計師，然後各工廠才能順利地進行。同時工業的成敗，一方面與金融機構有密切的關連，一方面與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係。金融事業不能與工業的發展相適應，則工業是無法順利進行的。同樣地，倘使政治的環境不良，法律的規定不完備，則工業的發展也必大受阻礙。因此要使工業能夠發展，商業、金融、政治、法律種種人才都是不可缺少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經濟破產的國家而能單獨發展工業的。清末有志之士已經提倡過製造洋槍洋砲，已經提倡過「西學為用」了，為甚麼他們會失敗？提倡理工再加上「中國文化本位」運動，不就是一種十足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嗎？現在這種運動的代表者陳立夫先生竟能公開承認文法人材也有它的地位，竟能公開承認各種人材應有合理的分配；這不獨是陳先生個人的一個偉大的進步，這也代表新中國的一切都在因戰爭聖火的洗禮而得到新的進步。倘使陳先生能夠用這種新的認識去辦理中國的教育，則中國的教育是有前途的。（完）

羅隆基

在職」，即令形式上是君主制度，是主權在皇帝，精神上還是「天下為公」。這還是衆人之事，衆人來管。這還是政權公開。本文討論的內容包括上面兩種意義而言。

在今日中國談公開政權，最少我個人以為應當兩義並重。從黨治到民治，大家都知道這變更更期不遠。政府已明令規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決定實施憲政日期。依常理推測，國民大會決定的實施憲政日期必不遙遠。實施憲政，在今日是全國國民一致的要求，亦是蔣委員長的主張，因此，實施憲政的日期必不至過分延緩。這種意義的公開政權，今

南京圖書館藏

後或者用不着人民特別努力爭取。憲法公佈以後，憲政實施以後，有了「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個紙上條文以後，國家政治上的任用官吏，果然能做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果然能做到天下為公？這倒是個政治的實際問題。這實際問題的改善，恐怕國人需要努力之處尚多。

在我個人看來，在當前環境中，國家行政上的選賢與能，這意義的政府公開，實比「主權在民」這句話還急切重要。從九一八起，公開政權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與其說這是人民爭取政權的欲望，毋寧說這是人民對行政現狀不滿的反響，毋寧說這是人民改革行政的殷切要求。有了九一八的變故，人民就想像到對日抗戰那一天。人民就想像到，在國難嚴重關頭，怎樣得到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來支撐這個危局，來渡過這個難關。所謂强有力的政府，不止要有一個特出的領袖，這個領袖還要能集中全國人才，得到大批賢與能的幫手。當年「民主」與「抗戰」兩口號相提並論，老實說，民主呼聲中，固然有全民參加政治的意義，其中包含喚醒政府在行政上選賢與能的成分亦不少。其後到了「七七」事變，到了抗戰正式發動，人民要求公開政權的呼聲更高。這時候與公開政權同時並起的口號，却是「戰時政府」，「戰時內閣」，「調整機構」這一套。這很明顯，人民的希望與要求，不是投票權選舉權等等，主要還是一個强有力的戰時政府。所謂戰時政府，這是少數賢與能者責任，這絕不是多數人所希望參加的。所謂「調整機構」，這更不是民權或民治的問題。於此更可以看出，當時公開政權的呼聲，着重點却在集中人才，應付抗戰。中國的行政機構固然應大事刷新調整，然而調整機構呼聲中，絕對包含着調整人事的意義在內。這時候，「公開政權」的呼聲，要求政府在行政上選賢與能，集中人才，却佔了更重要的成分。彼時人民沒有把「調整人事」的口號喊出來，完全是「對事不對人」的一點苦衷。國民參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會後，通過了許多調整機構的議案，會內同時却醞釀着熱烈積極的調整人事運動，人民的要求與希望可以概見一斑了。國民參政會第四屆會議，公開政權竟成了正式決議。所謂公開政權有治本治標兩項辦法

。治本辦法即為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治標辦法，則為「集中人才，充實各級政府組織」。到這時候，參政會總算推開天窗說亮話了。這裏，我並非說要求實施憲政是多政會對人的幌子，我却知道，當時參政會對治本治標兩項辦法是同樣重視。換句話說，參政會要求公開政權，是兩種意義相提並論。

一方面希望政治從黨治漸漸走上民治的軌道；另一方面，更希望政府在行政上立即選賢與能，集中人才。據我個人事務的推想，假使行政上選賢與能，集中人才這種公開政權果早期實現了，則實施憲政的提案在四屆參政會暫不出現，亦或可能。這一段話，只在說明目前人民要求公開政權目標之所在。

的確，當國家危難之時，行政上人事進退，做到選賢與能，天下為公，這種公開政權的方式，比擴充人民的投票權，增加人民的參政權還重要。這是挽救險難最有效力的方法。無論中國政治或西洋政治，應付國難的方法是舉集中全民的力量。這是現代語所謂的發揮國力。要發揮國力，主要條件是舉人民對政府有信心。這就要「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事危急的時候，政治上最低限度要做到這兩點：第一，在消極方面，清明廉節；第二，在積極方面，效率優良。惟賢者在位能清明廉節；惟能者在位能效率優良。政治若能有此成績，則人民即令暫時沒有參政權，人民對政府依然有一心一德的擁護。其實人民爭取選舉權參政權等等，其重要目的之一還是監督政府。在上考誠然天下為公，誠能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人民對政府信心既生，自可放鬆監督的要求。這裏並非說民主政治不重要。這裏只是說明，在國家危難緊急之際，當權在位者，果能選賢與能，果能天下為公，雖無民主政治的形式，却已得公開政權之實矣。

到此，不能不談談中國過去的政治歷史。中國舊時談政治，官必稱堯舜。禮運上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個「公」字後人認是傳賢不傳子之義。其實「天下為公」這句話，其範圍並不限於皇位的禪授。傳賢不傳子，因為天下為公，而古人之載采九德，古人之「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古人之「三年一考功，三年一考黜」，這一切制度，都是選賢與能

天下爲公的意義。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並無所謂主權及政權這些名詞。但選士舉官制度，是安危治亂的關鍵。最可注意的一點，即歷朝每遇危亂時，皇帝必頒罪己書，下求賢詔。不止如此，古時即遇日蝕地震，皇帝必下詔求賢良方正。求直官極諫。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漢文帝二年，詔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漢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又有這樣一道詔書：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懷懼，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歟？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其令太傅三公甲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日蝕地震這些變故的原由，古人歸咎於政治上人事失當，從科學眼光看來，這是迷信。然而因災異而立即反省到一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又是見在家天下的時代，爲人上者對選士舉官如何重視。又足見在中國政治上，「選賢與能，天下爲公」這類教訓，佔怎樣重要的地位。歷朝紛擾變亂之際，忠誠耿直的大臣一切諫議奏章，總以親賢遠佞，用才去庸爲首。而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成中國政治的定例。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是人治。人治則注重選士舉官。中國以往政治，所謂主權，所謂政權，從來無人稽查，亦無人加以研究討論。「主權」「政權」均爲西洋名詞。但選士舉官却爲中國政治上有悠久歷史之制度。在我個人看來，以往中國選士舉官制度較世界任何國家爲完整，爲進步。中國以往政制雖是君主，而選士舉官制度却有真正民主的精神。近世西方民主政治，投票權，選舉權，其作用亦在選士舉官。以往中國則選士舉官權操諸皇帝。實際則皇帝選士舉官必遵守制度，必遵從民意。「衆人之事，衆人來管理」，中國選士舉官制度，早已遍此意義。從選士舉官制度上說來，中國政權從來即是公開，所以，我

以爲今日國人公開政權的呼籲，絕不限於實施憲政，實際政治上用人「天下爲公，選賢舉能」的要求，亦是此義。

這裏，我又要談到西方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運用有兩個要素。一是選舉，一是政黨。由政黨來組織選舉；由選舉來產生政府。誰是多數黨，誰即掌握政權。此即所謂政權在民，此即所謂政權公開。然此亦不過守經處常之道而已矣。國家真到緊急危難關頭，民主國家依然要成立舉國一致的政府。當權在位的多數黨，依然要邀集在野小黨及無黨派者參加政治。到此，則黨派界限打銷，而政府人選的標準，還是中國兩句老話：「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選例不必提，就拿這次歐戰時英法的近事來說。德國侵犯丹，荷，比以後，歐洲形勢，突然緊張。英法感覺國家已到危難關頭。英法政府即同時自動改組。英法原來握權之多數黨，詎不知權位之可寶貴？然必自動改組政府，自動邀集他黨他派參加政府，其用意還是「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以應付國難。英國張伯倫當國數年，其政策與政績，固多可議之點。但他這次自動改組內閣，像這次急流勇退，讓賢舉能的態度，的確可以相當敬佩。他這次改組政府時對同盟黨，對異黨，對國家，很坦白，很忠誠。在應付國難上，絕對有了「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的風度。張伯倫的下台，並沒有解散國會，並沒有經過選舉。換句話說，英國雖然主權在民，但英國國難政府的選賢舉能，並不等待人民行使他們的政權已做到了。誠然如此，政權實際已公開，則人民又何必多此投票選舉之舉動？所以說，政權公開，並不著重「主權在民」的紙上條文，並不著重人民投票與選舉的形式。一個國家的政治，果真能做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果真有「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那已有政權公開的實質了。

上面這些話或者過於迂迴隱晦。如今我要再舉開窗戶說亮話。今日中國公開政權的呼籲，的確十分強硬。社會尙有少數人不明公開政權呼籲的真意。有人還這樣懷疑：「今日中國有了一紙憲法，中國人民有了投票權及參政權，難道就能挽救目前嚴重的國難。」我的回答很簡單。國民黨的民權主

發，遲早要走上憲政的正軌。憲政實施愈早，國基愈定愈早。這是一種見解。同時，國人更不要忽略，公開政權還有另一個涵義。國民如今有個重大的憂慮，即中國今日的政治，在人事上倘不能改弦更張，倘不能選賢舉能，則抗戰勝利，建國成功，未必有充分把握。目前形勢十分清楚，長期抗戰靠軍事政治經濟三種力量來支持。軍事日趨好轉，固為事實，但政治經濟上險象重重，隱憂萬端，絕對無可諱言。政治經濟之病根，依然為人事之失當。古人選士舉官，三科為本，德也，才也，勞也。德居居位，才授職，計勞升敘。用考試為權衡。順民意為取舍。然此仍有「得人之難」之嘆。今日則選士舉官制度固無從談起。公家人事進退，絕無標準軌道可循。昔魏明帝時官吏進退無準繩，劉劭著論慶之，謂「先用之人，非勢家之子，必有勤者之所念也」。言之益矣！今日果能盡去此弊？宋朝文文山公上皇帝書，以為

## 制憲與行憲

憲法在抗戰期間本不應成為問題。但七八月來既因各黨派之活動而成為問題，則我們自應謀一合理的解決。

中華民國既以「民國」稱，各黨又無不主張民治，是則中華民國之應有憲法，應為立憲國家，絕無問題。故此點可置不論。問題在如何入手立憲？憲法應於何時實施？應有先決條件？何種先決條件？

依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實行憲政開始以前應有訓政這個時期。訓政的意義，簡單地說，即實行地方自治以訓練人民使用民權之意。又按建國大綱，某省完成自治時，即在該省開始憲政；過半數省完成自治時，即制定憲法，全國實行憲政。換言之，憲政在此省開始時，訓政或仍在他省進行中；即憲法頒布，國民大會行使統治權後，少數的省份或仍在完成訓政的過程中。

建國大綱中關於訓政憲政的交替頗含有彈性，所以國民黨對何時立憲這

朝廷人才缺乏，乃由於「鷹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為勢要者所據」，於是「天下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聽視，夫是以常遭國家之憂也。」文文山公又說，「今天下事變，潰決已甚，一有蹙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界守，况其重者乎……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因此，文文山公說，「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說。」這是文文山公在國難嚴重中請皇帝破格用人，選賢與能的文章。今日國民公開政權之呼聲，得毋有斯意存其中歟？「天下事變，潰決已甚，一有蹙跌，事關存亡」，今日之局，何以異於南宋？果爾，則公開政權的重議，果限於實施憲政，爭取「主權在民」之條文而已哉！

## 錢端升

個問題因此往昔亦有兩種主張。其一主張先訓政後憲政，訓政未成不談憲政。其二主張訓政與憲政同時並進。更有許多人起先持第一種主張，而後來改採第二種主張者。依我個人的意思，建國大綱中關於憲政兩時期交替的條文既具彈性，而全國同時訓政全國同時實行憲政的試驗——無論在原則上若何爽捷合理——又未成功，則一面於中央試行憲政一面於各省縣積極訓練人民行使民權，不但在文字上不能認為違背建國大綱，且在精神上容許是奉行建國大綱的不二辦法。

從國民黨的立場言，一面行憲一面訓政早已成了唯一的合理辦法。在事實上，國民政府自民國二十一年年底以來的措施，如草擬憲法，如辦理國民代表大會的選舉等等，亦是執行這個辦法的表現。

非國民黨黨員及與國民黨處於反對地位者，在數年前頗有不以國民黨的一黨訓政為然者。但國民黨自二十一年以來既承認憲政訓政同時並進的原則

，則政治上的較異點亦早不存在。

我們再重複說一次，在七七事變以前的四五年中，國內絕大多數人民，對於憲政問題，俱已同意於一面立意一面調改的辦法，政府也正在實施此項辦法。

不幸國民代表大會未召集，憲法未頒佈，而七七事變突起，抗戰軍興，一切情勢大變。憲政問題的解決於是亦不能有一番新的考慮。

一個國家在對外作戰時期內，當然是勝利第一，一切第二。一個獨裁的國家如果更獨裁可以獲得較易，他自然須更獨裁；如果改採民治可以獲得較易，他自然須放棄獨裁，改採民治。一個民治的國家，如果繼續維持一治可以獲得較易，他自然須維持民治；如果稍偏獨裁可以獲得較易，他自然須稍偏獨裁。舉例言之，英法本為民治國家，如因作戰而停止議會職權，由內閣獨裁，則必失民心，必致敗績，故英法即使作戰，仍須維持民治，上次大戰如此，今番大戰也是如此。但為作戰易於成功起見，政府指揮人民以及管理工商業的權力勢須增加，故在作戰期間，即人民的自由即在憲法也須受重大限制。又德俄在上次大戰時均為專制國家，德國政府因為能早日尊重社會民主黨的地位並採納其主張，故德國的作戰極為順利。俄國政府因為一意孤行，人心渙散，遂致革命突起，不可收拾。這可為專制或獨裁政府，因稍傾民治而成因不重民意而敗的例證。

我國在抗戰開始之時究為獨裁國家與否可置不論。我們所應問，即如何而可以獲得較易。往獨裁的方向走呢？抑往民治的方向走呢？不但我們的答覆是往民治的方向走，政府的答案也是往民治的方向走。國民政府在民國二十六及二十七年的各種措施，如廢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如羅致異黨及無黨人員，如設立國防參議會，如設立國民參政會，蓋均是偏向民治的表現。何以要偏向民治呢？為的是增厚抗戰力量，減少無謂磨擦，並發動友邦同情。

決定了偏向民治為正確的方向後，我們便要問何者是正確的步驟，繼續

七七前的制憲工作是否有其必要。我們的答覆是：第一，繼續制憲工作不但無多難而且有害；第二，正確的步驟應以樹立新憲精神，加強民意機關，有如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周覽等五十一人提案所示。

何以繼續制憲工作是有害而無必要呢？有害者，因為立意免不了總選，總選必多糾紛。蓋要立意必先領意，要領意必先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如沿用四五年前由操縱舞弊中選出的國民代表，實在不經。如另選則紛擾太烈，足以妨害抗戰大業。即使四五年前國民代表可以沿用，但憲法頒佈後的國民大會仍非選舉不可。一面作戰一面選舉本為不經之事，即英法兩國亦總予避免。加拿大今歲三月因舉行總選，但加拿大雖參戰而遠隔重洋，固不能與英法或我國相比。

如云，憲法可由多年前選出的國民代表大會頒佈，頒佈後可不即實行，故總選可不舉行。誠然，又何必有此憲法？如云頒佈憲法可以使人民深信政府對於立憲的決心，則周覽等所提辦法實行後亦可取信於人民。繼續七七前制憲工作的無益即在於此。

周覽等所提之案，其注重點為：（一）政府行動應有法律的根據，庶幾可養成法治之風；（二）政府設施應以制度為基礎，而不仰賴於一二人之力，庶幾政府得成爲一個健全的組織；（三）民意機關的權力應逐漸擴大，民意的成分也應逐漸增加，庶幾政府可向人民負責。如果周覽等所提案能付諸實施，則全國的團結，友邦的信賴，可以有進步，賢能的舉任，貪污的清除，可不難實現；而且抗戰成功，真正立憲政治也不難即刻實現。只可惜當時黨既對之無好感（黨報且譏周等爲不諳黨義及政治情勢，擲揄備至），而政府亦未作誠意的接受（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僅云原則可接受，但對所提辦法則卸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而不置可否）。

依常理，周覽等無多要求的提案，尚且不能被採納，則立憲的要求當然更不能被採納。再知二十八年九月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各小黨提出立憲要求後，國民黨繼之以一定期召集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一的提

案（孔慶雲）。這些案子居然迅速通過了國民參政會。同年十一月國民黨開六中全會，更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的決議，於是七七以前的制憲工作的繼續更迫切而不可須臾緩了。

黨與政府的機關既均決定早日頒佈憲法，我們既無可反對，則我們惟有在既成事實之下找尋一條比較走得通的路徑。立憲問題在今日已不是要不要憲法的問題，因為政府已決定要，決不能又說不要；也不是何時要憲法的問題，因為十一月十二日這個日期既經決定，最好不再變更；也不是由何人制定憲法的問題，因為政府已決定以多年前選出的國民代表為憲法會的會員，即使反對也少實效，而且此時舉行總選也不相宜；而是何時實施憲法，及何種憲法最為相宜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當然是連貫的。

先決的問題是實施的日期。關於這點，我以為與其名義上實施而實際上不能實施，毋寧不實施；與其早日實施而實施不了，毋寧緩日實施。上面說過，真正行憲，必有總選。我是反對在作戰期內舉行總選的；而且即舉行總選，在事實上也「總」不起來。即此一端，已可打破一切即日實施憲法的論調。故實施憲法應在抗戰功成之後。

憲法既不能即付實施，則本年十一月所頒的憲法便可有兩種：一將今日所認為合理的需要的決定一一用條文明白載入，不厭繁詳。這樣一個憲法本具彈性，即在不時亦時需更改；所以到了抗戰終結，憲法實施之時，或已不甚適合，而需要修改。先期頒佈這樣一個憲法，自然不妥，且類滑稽。再則條文務求簡單，凡若干年後，不能無變之事，均不作明文的規定。例如中國行省今有二十八，但最近數年內或會縮小省區，故行省在憲法中不列舉。再例如依現時思潮，省應有中央任命的省長及縣市議會選舉的省參議會，但若若干年後人民政治能力增加，或可直接選舉省長及省代表會，故省制在憲法中亦不規定。更例如所謂中央地方權限的劃分，現時多數人固指中央及行省間劃分，但若干年後有區論者，劃分權辦法勢須大變，故分權辦法亦不載於

憲法。這樣一個簡略的憲法到了實施時當可尚無不適之處，但先期頒佈一個須待詳細填補的憲法在政治上又能有多大意義呢？

由上以觀，憲法既不宜即時實施，則先期頒佈的憲法難兼其全。因此，現時國內關於憲法草案內容的爭論，不免成了枝節問題。

我以為為示信於人民，為示信於各黨，為加強抗戰的團結，為避免無謂的糾紛，為解決政府及各黨目前所處選轉上的困難，莫若暫不議百年大計的正常憲法，而由依期召集的國民代表大會制定幾個與法國一七八五年三大憲律相似的大法，而即予實行。第一個憲律應規定制憲國民代表大會應於抗戰結束後一年內召集，以決定永久憲法。第二個憲律之規定以國民政治會議（名稱可另擇更宜者）為最高統治機關，兼有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國民參政會現有的權力，其人數不逾一百，由蔣先生選定之。第三個憲律應規定國民政府及五院的組織及職權。組織應大致仍舊，以省變更之繁，但行政院應採戰時內閣式的組織，負責份子皆為政治會議委員。立法程序從新規定，以簡便為原則。上述三個憲律成立後，互相衝突的訓政時期的法及國民政府組織法均應廢除。憲律則俟永久憲法頒布後廢除。憲律應以不修改為原則，如有修正必要，則可以國民政治會全體委員過半數的決議行之。

上述三種憲律含有種種優點而無煩俟永久憲法時所定須引起的種種困難。有一最高統治機關後，向日黨國間系統之缺乏分明可以免除，由蔣先生以全國領袖的資格選定政治會議委員，則一方面可以顧及全國的利益，他方又可以避免各黨各派之爭。政制大體不變，則施行較易，而紛擾較少。戰時內閣為政治會議中人，則政治會議信任內閣時，內閣之權可大而且專，但同時又不至毫不負責，一如國民參政會過去之惡感而不能去。

我以為上述憲律的實行，不特將大有助於抗戰，且對永久憲法的形成及總選舉的舉行也可作一番有效的準備工作。同時，政府立憲的諾言亦可得藉相當的實踐。



# 從心理的觀點談第二次歐洲大戰

陳雪屏

自有人類以來便有戰爭。人人知道戰爭是殘酷的，曠遠的；人人想避免戰爭，消滅戰爭。但它在歷史中始終像是一種週期的流行病，經過相當的時期便爆發一次，隨着人類知識進步，它的程度愈加重，範圍愈擴大。

第一次歐洲大戰的印象還清楚地保存於我們的腦中，現在第二次又開始了。一部份曾經參加第一次戰爭的人，微幸逃得活命或未致成殘廢，在這二十年中荷負沉重的回憶，已慢慢度過壯年，走近老境。遭受空前的大劫，他們身體上的刀痕與彈孔早已平復，心頭的創傷却再也無法彌縫。他們沉鬱而黯淡地在活着。但眼看健全的子女在另一個時代中滋長起來——能够昂首向前邁進，眼望着遙遠的天際，能够將充實的力用之於讀書，運動，或戀愛——他們覺得惡夢似已過去，世界上畢竟尚有理性存在。想不到時空中又漸漸聚集了密雲，一聲霹靂帶來更狂暴的大風大雨。子女們再度被逼踏上二十餘年前他們所已走過的趨向於毀滅的途徑。

第二次大戰與第一次顯然是不同的：無所謂侵略者或抵抗者，無所謂戰鬥員與平民，無所謂前方後方；任何人的生命沒有絲毫的保障，與世無爭的國家過了一夜便不再存在；正義與公道，條約與信用同時有幾種彼此相矛盾的解釋；友與敵在最後一霎那間整個改變了原有的關係。爲國家的生存而戰，有一個崇高的理想在前領導，現在宣傳替代了理想，多數人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而犧牲一切，甚至於國破家亡的人要被驅遣着他們的敵國作戰。

這一次戰爭，對於今後一般人，將發生何種心理的影響，在目前似乎還不容易判斷。但我們不妨武斷地說，影響之大是一定遠超過第一次的。

在第一次大戰中，許多心理學家，除開爲政府編製測驗確定選擇士兵官佐的標準，并親自到前線去服務。由於他們的報告，我們知道若干值得注意的事實，很可以用來作爲推測未來的根據。他們發現軍隊中神經病患者的數

量極多，而且隨着戰爭的延長而增加。所謂神經病（指 functional neurosis）包括好幾種不同的類別，其中最有趣味的一種，稱爲彈震狂（Shell Shock）患此病者，在前線作戰時，一部分肢體突然麻木失去感覺，不能運用，但等

到被送入後方病院後，便立刻恢復作用。大抵普通的商人，工匠，大學生，以及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一旦拋棄日常生活，長期伏處於戰場之中，耳聽砲彈的爆炸，傷者的呼號，死者最後的呻吟，目擊種種慘絕悲慘的景象，有時幾天吃不着一頓飽飯，泥濘滿身，雨雪浸透，更不能作有規律的休息與睡眠，情緒緊張到極點，身體疲乏到極點。平時他們物質的享受已達相當水準，突然降落到原始的生活狀態，適應自然脫了弱節。他們從小養成堅強的社會意識，不顧而且也不許隨意逃亡，於是只能從精神方面另外覓取一條出路。他們希望成爲一個殘廢者，企圖即早脫離這極可怕的環境。不斷的「自我暗示」竟產生精神的殘廢。這是一種心理的逃避（Mental escape）。有一

個患者，在後方病院中已得然大愈，當他正靜臥在牀下讀小說時，得上一羣兒童在遊戲，其中一個吹起喇叭，立刻就使他發了奮怒。因爲從喇叭聲聯想到戰場中陣鋒的號角聲，僅此一點，便足以破壞正在恢復的心理平衡。又譬如當一九一八年冬季最後的和平消息傳出，無論在前線或後方，有無數肢體麻木的患者都能够默然跳起，鼓掌狂喊。春蹟又重現於現代！軍官們的智識較高，雖然同樣不能忍受戰場中的苦痛，却不願由「裝病」而取得暫時的終減。他們另有一種逃避的方式，索性甘不必謂的危險藉以發洩積積的情感，或者竟把生命付於一擲。早謀求最後的解放。若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便是這樣造成的。

大戰停止以後，這千餘萬從戰場中歸來的軍人，有的缺臂斷腿自此受國家的養養，有的幸而能重理故業，心理上卻經過一番深遠的改變。他們往往

從睡夢中驚叫起來，醒後還不敢相信確已離開了戰場。四年的磨折使他們削減向前掙扎的勇氣，使他們固有的理想發生動搖，使他們厭倦穩定而寧靜的生活；他們會無端無故覺得焦急煩惱，同時具有青年人的不安與老年人的枯寂。這一種心理上變態的表現，在藝術的各方面都反映得極其清楚。藝術中所崇尚的「調和」，「節制」，「醇厚」，「純粹」與「雅秀」等傳統的品質幾乎被掃除盡淨。現代派的畫幅上堆着濺濁的顏色與不合比例的人體；爵士音樂激動人們最原始的情緒，慄慄而不可抑制的動力即使在靜物雕刻中也暴露出來；建築物的輪廓變為嚴厲而突兀；我們讀一篇文學作品往往找不到時間的貫序與空間的排比。更值得注意的是生活秩序的紊亂，特別在兩性關係方面，或離或合，採取極隨便的態度。無論戰勝或戰敗的國家一概免不了這一種影響。

經過二十餘年的休養，那些身經第一次大戰的人漸由悲觀中透出一點新的希望。各國的大思想家，如Rousseau, Wells, R. Rolland, Berthouze, 都想從非理性性入手，根本剷除「戰爭」。效果一時雖未顯出，也許每一個人已不自覺地同具此感。前一次的創痛應該永遠不能再忘了。大家傾向於和平，不幸仍舊耐不住少數野心家的鼓動。恰好等待在第一次戰爭前後所降生的嬰孩達到成年的時候，再來一度更鉅大的摧毀！

由於近年科學的發明，添了不少新的殺人武器；由於現代戰爭的消耗量增加，不易持久，採取速戰速決的閃電戰術；於是一切正義人道全可不顧。但求能得到致命的打擊，毀壞要毀壞得澈底，傷害要傷害得劇烈。中立國的

## 一種典型

在拔海千仞的雲貴高原，南北縱列的印度支那山系中。有一條走入紅河的雲嶺支系，每天都有有一列火車沿著山脈從東京走向高原的心臟，載送貨物印一批批各種各樣的人。車路邊，距離滇南大都市約百餘里，有一土城

人民迷信條約神聖，一覺醒來，強敵已深入堂奧，從此成爲亡國之人！後方的婦孺方在靜候戰爭捷報，「第五縱隊」已從天而降，轉眼之間房舍化爲灰燼，老父弱女的屍身便橫陳在身旁，飛機像是波濤，更番交疊，自朝至暮轟炸不已，使人無法躲避；孤苦伶仃的難民即使已遠離戰區，也時刻不免要受意外的襲擊。至於前方的軍士，以渺小的身體來和龐大兇惡的機器格鬥，他本身也變爲機器的一部分，沒有個性，喪失了靈感。大砲與炸彈的聲聲密密織成一片，在這背景中蠢動，真逼得人發狂！這便是科學化的戰爭！

這一次戰爭如果也像上一次一樣拖延到數年之久，它的惡影響一定流播得廣更久。不但身歷其境者對於人生的意義將發生幻滅的感想，任何人只要間接覺察到這樣漫無限制的破壞，都會懷疑於未來。相殺相殺的局和愈演愈烈，究竟有無止境？人類世代相承所建立的行為規律，道德觀念，與法制系統，在今日已不爲強有力者所重視，是否還有繼續執行與遵守的必要？由兒童期而青年期，辛勤堅苦受了十餘年教育，講究做人的道理，養成自立的技能，結果徒然供給野心者驅使，大量葬送於戰場。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人類，與其他動物相比較，更善於利用過去的經驗，然而前一次創痛未愈，又再來一度更深重的斷傷。經驗的價值何在？科學是人類文明最後的產物，人人相信科學足以增進生活，改善生活。我們憑藉科學造成了機器，誰知反而被機器所壓制。第一次大戰使戰勝者與戰敗者同受長期的苦痛，至今喘息未定，現在第二次的惡因又已播散，不知道人類能否承受得起這一個嚴重的打擊？

## 江籬

立於山之巒谷。其中良田千頃，除了秋收後青黃不接的十餘天，原野皆長年青綠。在往昔朝陽燦爛地，土人都是在素樸的古夢中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七天有一場市集，四鄰的人齊集，才宰一隻豬，遇到節日才殺

一條牛。物產豐饒，人民不愁衣食。可是戰爭改造一切，自從南方一個有名的大學搬來這裏後，教授學生雲集數千。除了大多數窮苦的，懷着一顆復興祖國的熱心，還有不少是南國富有的子弟。到這裏來自必依然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既有一部分人奢侈享樂，百物隨手上漲不已，窮苦的叫苦連天，有錢的還是安樂享受，新近一條通省會的公路完成，加以不少奸商操縱，米價更突漲，差不多和都市的價格一樣。有外匯供給的人，還不感到什麼，那些光是靠一份月薪養活數口之家的教授職員，和靠貨金度日的窮學生，不免感到生活壓迫的嚴重。於是各自想方設法去解決他本身問題。那些不善交際顯貴的人，或不屑這樣，只得埋頭書案安分攻讀的人，才感到真正嚴重的飢餓的困迫。或許得不着貨金，聽一些朋友開歌的幫忙，日中只有吃稀飯和大豆雜糧度日。他們明白民族的憂患生活的刻苦是應該的，毫無怨言地勉強支持下去。

在地理書中，這個小小山城這樣盛稱着：「北包陽宗海，南臨撫仙湖，氣候和煦，景物優美，爲滇境之樂土。」話雖這樣說，可是對於這批不慣高原氣息的平原人，自不免感到風沙的困乏，枯燥和寂寞。城中的男女，既需物質的滿足，更要戀愛的渴求，因此偶一相愛，女子很容易以身相許，頗有故事裏盛稱着原始戀愛的天真。或許是在大患難之下，男女因身世飄零，易於了解，都市的女子融和在如此樸素而美麗的樂土中，自然捨除一身浮俗的陋習，去掉一點不必要的驕傲，變得簡單和易與。所以，城中的古老宅第中，也變得年青起來。寄居着許多不會經過合法手續同居的男女。其始十分秘密，過後這些例子多了，便成爲公開的秘密。學法律的人，給它一種稱號，叫做「偽組織」。一城中便密佈着這些偽組織與日俱增。

秋天是收穫季節。一切生物皆有結果，人事有相同處，街上有不少大腹便便的女人，早晚出現在市廛中，攜筐挽籃，糴米，買肉，買炭柴醬油。……女人對於家務，當然十分關心，但男人更多遠慮。有妻子的人節制生育，偽組織的家庭也要謹慎，因此一間小小藥房中「文明人」用的玩意兒生

意最好。

一天生活最熱鬧是黃昏。天氣晴朗，博士和學士都從城外做一回步履回來，到小食店買點鹽菜，去茶館聊天，或買點應用的東西，回到家裏。閑談高漲的物價，伸個舌頭或做個鬼臉，討論着城中一天與發生的新聞。東城樓上有示衆的賊頭，去看人頭也是一種優閒的生活。X學院X系系運主任，或X學院發生風潮，是是非非，都是人們閑談的資料。不論在茶館中，家庭內，一局麻將裏，或耶穌會的跳舞會中，話題不外這些。然而對借宿點着漲到八十元一擔燃料的大苦惱，這應發出可憐的青光，非到考試期間，却并不顯得如何擁擠。

就是這樣一種黃昏後，學士毛凌雲剛從城南一團X百貨商店出來。有點畏怯的表情，似乎恐怕誰會發現他的秘密的樣子，向準學士路走去。

準學士路并不算本城一條挺繁盛的街，但也不僻靜。附近不少青年男女卜居其間，過着美滿的生活。毛凌雲不能免俗，無法按捺自己野馬一樣的，他的夢想也快要從終日的苦思中實現了。計日程他的愛人，明晚會到渡口，已決定明天趕去接車。近日來他忙着準備一切。他的準備是在學校多弄兩塊床板，把臥室擴大了，至于別的呢，閃手頭拮据什麼東西要等愛人來了才有辦法。

「……這次換了國幣二千塊現款來，替你縫了兩套西衣絨西裝，縫一張大綉紗絲棉被和一張大墊褥，自己置點衣物，和買點家常用具，這些東西算起來不覺也要國幣千塊……」毛凌雲把鑰匙開了門，看見房子的單調整潔愛人來信所說的東東西西心裏快活起來。

三層樓的房子是城裏最新的建築。毛凌雲住的有兩層樓，住處在樓上，樓下是另外一家，每晚夜深失眠時，他的耳朵貼緊枕面，樓下男女的歡笑聲，有時刺激着他，誘起他荒唐的想像，使他感到十分難堪。

他的房子裏佈置簡陋，一個從學校弄出來的書架，拿學校的床板加上木匠工做成的書案。書架中，有幾本裝璜性的社會學書。書案上還有幾本心



則孤陋寡聞啦，這人在班中又怎樣不能取得一般的同情啦，對主任面前攻擊別人的話也不能太多，多了沒效力，所以他考慮過藏在心里這點不快，還是決定不說好。然而又說什麼好呢？記起今天院里出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壁報，他才有話題：

「主任！你可見今天院里張貼的壁報？」

「什麼壁報？」毛凌雲先付度主任會這樣問。可是，這次他却不對了。

主任并不作聲，點了點頭，表示看見。

「就是社會科學研究，我覺得很激烈！」

他說的一激烈一意思是說危險思想。因為壁報有一篇文章似乎是暗諷他的，里面說有人專以前進做招牌，去進行戀愛；暗里却又看張恨水張琴平三角戀愛小說。毛凌雲疑心是罵他，心里很忿恨，隨時想找機會發洩，現在恰好是個機會。

「怎見得激烈呢？」主任問。

「這……這……」主任問得出他意料之外，他有點難為情的樣子。但隨即便變得從容起來。「這很難一句話說出來。不過，目前有些論激烈的思想發現，很不利於抗戰前途。而且，給當局知道了，必定會……」

壁報是主任這一系學生弄出來的。這句話果然觸動了主任這穩健的心。

於問：

「唔！那怎樣辦好呢？」

「稿子沒有先給主任這邊審查才發表嗎？」毛凌雲故意不直接回答主任的問題，他的意見在暗示里表現還更有力。

「這一次我因為沒有空，而且當初未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主任顯得有點失策的模樣，毛凌雲在說話裏聽得出來。於是趁勢說一句安慰主任的話

「現在還不怕！」他意思就是快點辦掉還不敢弄出亂子來。「最怕是有

人把這個報寄上X X，問題一定嚴重。最近聽朋友說，我們學校正鬧思想

題，……」

一番話很有力地打進主任的心坎，主任笑了笑，覺得毛同學很有見地。

毛凌雲在主任這一笑下，覺得十分滿意，畢業後做助教希望，已有了把握。

過了一會，他便轉到正當的目的上。

「主任！明天有點事，我要到渡口去，差點誤費，想……」主任明白一

切，因為這件事前天已對他說過了。

「是去渡口接你的女朋友吧？」主任說了笑了笑，他明白這個青年的需

要。

「我已通知梁先生，你到他這邊就可以拿。」主任說「你帶國軍？」

毛凌雲笑着點了點頭，逗逗小孩子。小孩子纏着他，要他說故事。他胡

亂的拉扯了一個故事，便走了。

第二天早晨，天氣陰。春雷震耳地響了幾聲。時有一陣微雨。毛凌雲感

到十分掃興。冒着雨，騎馬向渡口出發時幸好雨不大，途中便放晴起來。到

場時天氣已變得十分晴朗。把小提箱放在一間狹隘而濕的小棧內，便懷着一

顆熱烈的，到車站去。

鐵路邊兩列修長的楊樹，嫩綠的枝條颼風搖擺，跳着二月的狂放舞。

雪花唱清婉轉而愉快的歌。日影已西斜，樹影倒臥在東面青綠的豆田里，顯

得懶倦地變長。坐在樹蔭下，凝視着一隻在枝頭振翅的畫眉鳥，心里感到焦

灼。

四時，四時半，五時，日頭快要沒落了。湖水色的天空浮着晚霞金黃

，淡紫，絳紅時時變幻着。翹首望着天空，焦急的等候着心里的希望也在變

幻着。事情好像故意難爲他，火車早該到，還望不見影子。同着在站候車的人，有些是校里的職員，同學，和他是認識的，便互相搭訕起來。有人很敏

感的懷疑火車出了事，便去問站員。站員說：因爲有警報，火車誤點。毛凌雲按捺着自己過於焦急的心，等候着，這時，天空中絢爛的浮雲已

爲暮色染黑。心里盤算着約幣二千元，兩套西裝，愛人的衣飾，……似乎暮色一般的暗淡。心里愈焦灼愈容易想到幸災樂禍這方面。天黑了，候車的人都等得不耐煩起來。再去問站員。站員說：剛打電去問，原來不通，

想是炸毀了電桿，修理好了，一會兒會有消息……大家心里開始因爲憂慮而不安起來。毛凌雲心里的希望，差不多好像夜一般的黑了。一會兒，果然來了不好的消息。站員公佈：餘機在××處炸了

輛卡車……「死傷多少人？」「死傷未詳。」「明天有車開往失事地點嗎？」「說不定！」

候車的人皆十分憂慮。互相詢問着接什麼人？有多少？何日在××動程。無人不希望自己的人趕不到這輛車，就是趕及，也希望被炸的兩車決沒有

自己人……毛凌雲感到萬分失望。心里怔忡，摸摸袋裏的錢，只够去××處看看，轉不夠錢回來。便轉到黑森森的夜店裏倒到床上去。跳蚤偏又欺負他，咬得他在床上跳起來。夜深了，沒法睡，思潮起伏着，整夜焦思不釋，輾轉反側，如跌下一個黑地獄里，受着種種幻想的折磨……

好容易等到天明，方垂頭喪氣的回城。

幾天後，消息大白。學校佈告處公佈×日××處被炸火車大車親友的死傷人名統計表。其中有一行寫着：

【梁玉貞 女 粵×學院毛凌雲】

給毛凌雲看見了，傷心痛哭，行爲有點變態。這一天，因爲酗酒，在飯館里把酒杯亂擲，幾乎出了大事，四處還聞人借手槍說要自殺，未了當然并不自殺。

過四天後事實上他却得到了一千來塊錢，意外橫財，……因爲死者那些行李已清出，被毛凌雲托人領來了，那兩套洋服很合身。

湖上暮春濃重得像南國的初夏。湖心的雲影絢爛，時有做飛的鷗鷺掠過。田野的斑鳩咕咕地叫着。赤脚在沙汀上。會感到沙礫有熱力。有湖濱出現的幾隻鷹影中，有人認識一雙是新近才以十分親密的姿態出現的，男的穿新漢灰洋服，鼎鼎大名的毛凌雲。女的肩梢上有個大疤子，是一個補賣的女公子。同學都知道她的父親是西南政府時代的要人吳知四，毛凌雲自己却裝作不知道。

三月二十二夕

### 本期撰者

關於憲政問題，本刊先後已發表過不少文章，本期羅薩基與錢端升二先生又來詳加討論。羅先生是政論家，常爲本刊撰文。

西南聯大教授陳雪屏先生，從心理學的立場，討論歐戰的原因與影響，這確是國人亟欲一讀爲快的一篇文章。

<b>本刊</b>	
第三卷	第十八期
時評三則	王毅忠
在朝與在野	錢端升
今日的財政與經濟	谷宗瀛
改善戰區行政的幾個建議	洗子恩
如何組織及管理蔗糖工廠	聶浩
石庭之夜	
日五月五	

# 刊本

期九十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莫好與氣節  
 論戰時的行政機構  
 救濟滇西米荒  
 談地圖  
 戰地的春

羅文幹  
 錢端升  
 周叔懷  
 楊克敏  
 孫陵

日二十月五

# 刊本

期十二第 卷三第

時評三則  
 今後的外交  
 所謂教師的思想問題  
 評定價格的原則  
 患土地饑饉症者  
 生活

錢端升  
 潘光旦  
 伍啓元  
 費孝通  
 木風

日九十月五

##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鳳鳴街一號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零售壹角訂閱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 行銀通交

行銀業實國全展發為許特府政民國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 電 址 地 行分明昆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碧金

# 金城銀行

為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寄航空信！

迅速 廉價 快捷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瀘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尚義街三號